

创业者网络能力、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

——基于资源编排与风险承担双重传导路径

薛影 路正南 朱东旦¹

【摘要】 创业者及其新创企业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研究其如何借助外部关系网络提升创业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创业网络理论，以大学生创业者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关系建立能力负向影响创业资源编排，正向影响创业风险承担，而关系协调能力对创业资源拼凑和创业风险承担均具有正向影响。创业资源编排正向影响创业绩效，而创业风险承担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呈倒U型；创业激情正向调节创业者网络能力对其创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从网络能力视角深化了创业绩效提升机制研究，提出创业者应提高网络能力、对外部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政府应进行及时有效的创业扶持，从而为创业者实现创业成长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 网络能力 创业资源 创业风险 创业激情 创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21)03-0064-09

一、引言

新创企业的绩效往往不够理想，存活率低。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本质是资源的集合，充足的资源是企业发展的保证，而新创企业容易出现内部资源匮乏的局面。这就要求创业者必须开发外部关系网络以获取所需资源，并将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配置以及创新，从而实现资源的价值创造和企业绩效的提升^[1-2]。近年来，网络关系在创业领域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学界的兴趣^[3-4]。然而，由于创业者的网络能力不尽相同，对外部资源的获取与利用效果存在很大差异，导致新创企业在绩效上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对创业者个人网络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5-6]。

目前，国内外对创业者网络能力影响创业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仍较为零散^[7]，难以推进创业网络理论的发展与运用。对于社会网络与创业的关系，理论研究者将企业成长问题与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关系可以为企业成长提供一定的社会资源基础。尤其是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创业者的网络能力决定了企业从社会网络获取创业资源的机会、难度和成本。但关于网络能力影响创业绩效的内在机理及其边界条件仍有待进一步揭示。基于此，本文提出并探索以下问题：创业者网络能力对创业绩效的传导机制是怎样的？创业者内在动力（创业激情）能否促进网络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从资源编排和风险承担两个要素出发，挖掘网络能力影响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同时探讨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以期创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¹**作者简介：**薛影，江苏大学京江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创业；

路正南，江苏大学京江学院院长、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

朱东旦，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统计分析方法。（江苏镇江 212013）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项目“禀赋效应、容错机制及其对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8SJSZ758）

近年来，有学者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创业活动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韩炜等（2017）通过案例研究指出，面对创业资源约束，创业者通过构建适宜的外部关系网络可以实现不同资源组合，进而达到创业成长的效果^[8]。陈逢文等（2019）指出，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创业者例行的常规行为或反思性监控行为会推动创业网络在主体构成与联结方式上发生演化^[9]。这些研究发现为本文探讨创业者网络能力对提升创业绩效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创业者除了需要获取资源，还需通过资源“编排（orchestration）”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10]。并且，从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的数量与时效性关系到创业者的风险承担水平，而风险承担会通过影响创业者的机会能力进而影响创业绩效^[11-12]。

此外，关于网络能力作用的边界条件，当前研究主要关注了外部环境等因素^[13]，较少学者从创业者内在个体心理与情绪特征（如个体激情）的角度展开探讨。创业激情（entrepreneurial passion）已成为创业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会促发创业者更积极的态度、承诺和行动^[14]，进而有助于创业者网络能力作用效应的发挥。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本土情境构建了创业者网络能力影响其创业绩效的理论模型，从资源编排和风险承担两个方面揭示创业网络能力促进创业绩效的具体路径。同时，既有研究较少对网络能力影响创业绩效的传导机制予以揭示^[7]，而本文对这一不足进行了有益的弥补。作为战略管理发展的研究前沿，有关资源编排的研究目前仍停留在案例或理论层面的诠释^[10]，缺乏定量分析的证据。对此，本文设计了资源编排的定量评价量表，有助于资源编排研究的后续开展。以往文献认为社会网络有助于新创企业的风险承担进而促进创业绩效^[12]，本文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从创业者内在特征出发，探讨创业激情对创业者网络能力影响创业绩效的边界条件，拓展了以往研究中将外部环境作为调节变量的局限性^[13]，并且证实了创业激情有助于增强“创业网络效应”，丰富了创业激情的理论研究。

（二）研究假设

1. 创业者网络能力与创业资源编排

资源匮乏往往是创业之初面临的关键难题，一方面，通过市场交易获取资源的成本较高，新创企业难以承受，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为新创企业，掌握的资源获取途径相对较少增加了通过市场交易获取资源的困难。研究者们发现，社会联系网络有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如任胜钢和舒睿（2014）提出，创业者通过自身的网络能力占据独特的网络位置，这种特定的位置能够为新创企业带来优势资源^[15]。由于创业者自身资源不足，因此需要嵌入到外部网络中去获取短缺资源^[16]。例如，创业首先需要启动资金，而创业者往往自己的资金积累较少，需要依靠家庭、亲朋好友、同学等社会关系来筹措资金。这时网络能力的高低对创业者的网络嵌入程度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网络嵌入程度会直接影响到获取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具体而言，网络能力强的创业者能建立和加强更优越的社会联系，更容易调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而且这种能力越强，得到的外部资源就越多。相反，如果创业者不具备良好的网络能力，就难以取得其他潜在利益相关者的认同，这样会阻碍创业者获取和编排所需的资源^[17]。更具体地，从网络关系形成过程来说，网络能力可以划分为关系建立和关系协调 2 个维度，其中，关系建立能力有助于创业者接触和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而关系协调有助于创业者优化资源组合^[18]。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者网络能力对创业资源编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创业者关系建立能力对创业资源编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创业者关系协调能力对创业资源编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创业者网络能力与创业风险承担

风险承担主要体现为创业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将资源不断投入到结果不确定的事业中^[11]。也就是说，企业风险承担性越强，就越可能会为了追求较高的市场报酬而选择风险较大的市场机会。相反，若企业缺乏风险承担意识和能力，则会对有价值但是风险性较高的机会保持谨慎甚至进行回避。Shu 等（2018）认为创业者是否把握所发现的创业机会，一定程度上受其关系网络支

持程度的影响^[5]，因为个人社会网络支持越强就越能增强创业者抗击创业风险的信心与能力^[19]。张敏等（2015）实证分析发现，CEO 的社会网络可以为企业的关键资源，进而增强风险承担水平^[20]。杨隽萍等（2017）实证分析同样发现，社会网络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高质量的信息，进而有利于创业者对创业风险的识别^[21]。具体而言，创业者的关系构建能力越强，从外部网络关系中获得的关键资源和信息就越多，对创业风险的评估也就越准确。同时，关系协调能力也有助于创业者根据创业需求、环境变化和发展实际对外部网络成员主体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由此增强了新创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创业者网络能力对创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创业者关系建立能力对创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创业者关系协调能力对创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创业资源编排与创业绩效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成长的基础是各类稀缺性资源，创业资源是影响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例如，充足的资金是企业保持正常运营的基础；员工或者创业团队的通力协作和创造力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要想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企业还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通过吸收先进的技术和前沿资讯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产品优势等。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政策支持为大众创业提供了许多便利，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和难度。通过资源编排，可以有效地将获取的外部资源进行整合，进而提高企业绩效^{[10][22]}。Sirmon 等（2011）认为，通过对外部多样化资源进行合理编排，能够使这些资源发挥协同效应，增强企业竞争优势^[23]。由此可见，创业资源的积累和编排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及其绩效的提高。但现实情况是新创企业往往因资源限制、组织成员不能快速适应新的角色和工作关系、缺少与外部的技术交流和业务来往等原因，造成新创企业难以生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创业资源编排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创业风险承担与创业绩效

若新创企业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较低，即规避风险，可能会导致由于缺乏对市场机会的洞察力而不能迅速抓住市场契机，最终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11]。相反，如果企业勇于承担创业风险，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则更倾向于那些潜力较大的、新颖的机会，因而更愿意投入资源去开发和利用这些机会，以此来实现理想的创业绩效，因为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意味着企业对高风险和不确定性项目成功有一定的信心，使企业可以更加大胆地进行创新和尝试。尤其是在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时，承担风险较高的创业者和企业能够当机立断，提高战略决策速度，避免了延迟引入新技术或进入新市场，能够迅速抓住新机会从而取得优异的创业成绩^[12]。也就是说，创业者及其新创企业只有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才能有较佳的绩效，否则可能会错失和浪费宝贵的机会，最终导致较差的绩效表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创业风险承担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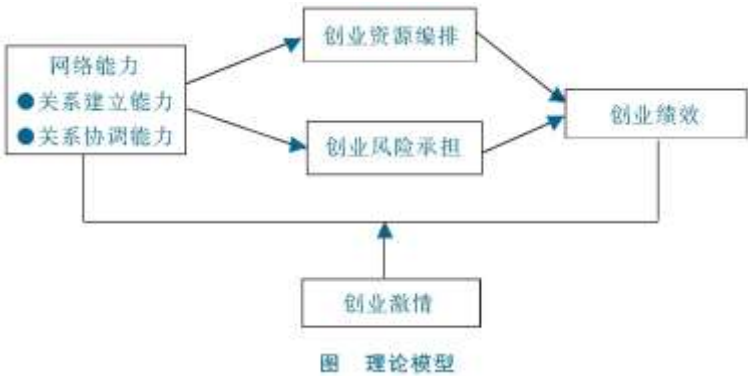
5. 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

创业激情指创业者对从事创业活动所表现出的积极的情感^[24]。通常具有较高创业激情的个体会更加积极主动地从外部搜索创业相关的信息，从而率先开发有价值的新机会，在市场上获得先发优势。同时，这样的创业者在机会开发过程中会更加努力地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所需的资源，以及加快建立新创企业在市场上的组织合法性^[25]。也就是说，在网络能力接近的创业者之中，具有较高创业激情的创业者会更充分地利用自身网络能力以完成创业活动，创业绩效往往也会更好。因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

H5：创业激情正向调节创业者网络能力对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如图所示的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的数据来自课题组对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地高校创业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受访者均为创业大学生以及创业团队主要成员。整个调研从 2020 年 7 月持续至 2020 年 9 月，课题组共发放问卷 300 份，剔除无效问卷（答案一致、漏页等）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98 份。样本中，创业者主要为男性（占 84.3%）；从创业者学历分布来看，以本科学历（占 47.5%）和大专学历（占 36.4%）为主；从企业规模来看，均为初创小微企业；从企业成立年限来看，成立时间在 5 年以内的有 133 家，占 67.2%。

（二）变量测量

问卷设计采用了 Likert5 点计分法。一是网络能力。创业网络的形成离不开创业者对网络关系的构建与协调管理^[18]。据此，本文将网络能力划分为关系建立能力和关系协调能力 2 个维度。二是创业绩效。由于新创企业大多缺乏严格、完善的财务制度，调查中难以获得规范、完整的实际数据，本文参考尹苗苗等（2015）对创业绩效的测量方法^[26]，通过邀请创业者对其新企业与同行相比的相对绩效进行主观评价来考察。三是创业风险承担。借鉴 Clercq 等（2014）的量表^[27]，本文从企业倾向选择的项目、采取的行动和态度 3 个方面来测量创业风险承担。四是创业资源编排。创业资源编排主要用于评价企业通过对资源组合的建构、整合与利用，将外部资源转换为内部能力的过程^[10]。本文从企业对资源的吸收、整合和利用能力 3 个方面测量创业资源编排。五是创业激情。参考设计的量表^[28]，本文用 4 个题项来评估创业激情。具体测量题项见表 1。

表 1 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维度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α 值
网络能力	能与社会网络成员进行情感交流和沟通	0.736	0.855
	能准确判断应和谁建立联系	0.629	
	常与合作伙伴讨论如何能互相帮助、共同成功	0.640	

	能够解决与社会网络成员间的冲突	0.719	
	会根据关系密切程度来投入资源	0.636	
	会从合作伙伴的角度考虑问题	0.722	
创业绩效	企业的销售增长率较高	0.698	0.801
	企业目前能保持正常的资金周转	0.677	
	企业的净收益增长率较高	0.703	
	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较高	0.694	
风险承担	企业倾向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	0.712	0.784
	企业倾向采取大胆、迅速的行动来达到创业目标	0.709	
	企业倾向采取积极、冒险的态度，以开发潜在的机会	0.706	
资源编排	企业具有吸收各类资源的能力	0.711	0.762
	企业具备整合各类资源的能力	0.692	
	企业有能力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0.695	
创业激情	寻找产品/服务的新想法对我来说很愉快	0.732	0.808
	在环境中寻找新的机会真的让我兴奋	0.711	
	找到合适的人来为我的公司工作是令人兴奋的	0.704	
	推动我的员工和我自己使公司变得更好是我的动力	0.706	

四、实证分析

（一）信度、效度与相关性分析

为了提高样本数据的质量，在验证假设之前，本文首先对网络能力等各个变量测量量表的指标及数据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检验。本文通过 SPSS 统计软件检验量表信度，采用 Cronbach α 系数来考察。经计算（表 1），各研究变量的 α 值均大于 0.7，说明本文用于测量网络能力的量表可信度较高。效度检验采用因子分析的载荷值来判断，由于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5，故认为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其次，为避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影响研究结论，笔者进一步分析了创业者网络能力、创业资源编排、创业风险承担、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显著性，研究中的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不显著。

（二）假设检验

1. 网络能力的影响效应

本文运用 Amos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得到的检验结果如下：（1）针对假设 H1：实证分析发现，关系协调能力正向影响创业资源编排（ $\beta=0.259, p<0.01$ ），但关系建立能力负向影响创业资源编排（ $\beta=-0.263, p<0.01$ ），因此，H1a 未通过检验，而 H1b 通过检验。由此可知，创业者的网络能力有助于整合、吸收更多的外部创业资源，创业者的网络能力越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关系强度越高，这不仅扩大了资源的搜索范围，也降低了资源的获取难度和成本。而关系建立能力负向影响创业资源编排可能是由于关系建立活动本身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分散创业者的时间、精力及其新创企业的资源（如人力、财力）。此外，建立的新联系所带来的异质性资源也可能给资源编排带来挑战和困难。因此，创业者的关系建立能力并不能促进创业资源编排。（2）针对假设 H2：实证分析发现，关系协调能力与关系建立能力均正向影响创业风险承担（ $\beta=0.334, p<0.01$ ； $\beta=0.328, p<0.01$ ），因此，H2a 和 H2b 均通过检验。检验结果与张敏等（2015）^[20]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即 CEO 对社会网络的构建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3）针对假设 H3：分析结果证实创业资源编排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显著（ $\beta=0.306, p<0.01$ ），因此 H3 通过检验。当资源编排能力较高时，无论是进行扩展资源搜索范围还是深入搜索和利用某一种资

源,企业都能够很好地识别有用的外部资源,从而用以完成特定的创业任务或解决创业困难。若企业资源编排能力较低,网络规模或资源搜索范围较大时,企业在整合和吸收多样化外部资源过程中就可能会遇到许多障碍,如从许多的新资源中识别有价值的资源时可能会出现工作超负荷。(4)针对假设 H4:实证结果显示,创业风险承担并没有起到显著的影响($p>0.1$),H4 没有通过检验。对于出现分析结果与理论预期不一致的情况,本文认为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调研发现许多新创企业通常较为谨慎,偏向适度冒险而非规避风险或积极冒进来过度承担风险。二是创业风险承担可能与创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董保宝和葛宝山(2014)的分析结果显示,新创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其创业绩效具有倒 U 型影响^[11],即不愿承担或过度承担风险的企业往往绩效表现不佳,只有承担适度的风险才能获得较佳的绩效。也就是说,随着创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创业绩效会有所提升,但是过度承担创业风险则会造成绩效的下降。

2. 调节效应

为检验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本文运用 SPSS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一方面可以检验调节效应,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考察上述研究发现的稳健性。其中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以资源编排和风险承担作为因变量,模型 3 用于检验创业风险承担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模型 4 用于检验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由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关系建立能力负向影响创业资源编排($\beta=-0.204, p<0.01$),但正向影响创业风险承担($\beta=0.230, p<0.01$);关系协调能力对创业资源拼凑和创业风险承担均具有正向影响($\beta=0.227, p<0.01$; $\beta=0.241, p<0.01$)。上述回归分析结果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论一致。模型 3 的分析结果表明,创业资源编排正向影响创业绩效($\beta=0.218, p<0.01$),而创业风险承担的平方项对创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beta=-0.205, p<0.01$)。这表明创业风险承担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呈倒 U 型。模型 4 的分析结果显示,创业激情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p>0.1$),创业激情与关系建立能力、关系协调能力的交互项均显著正向影响创业绩效($\beta=0.113, p<0.1$; $\beta=0.128, p<0.1$)。这表明创业激情本身无法显著提高创业绩效,但可以增强网络能力对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H5 通过检验。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及回归分析方法对创业者网络能力影响创业绩效的传导机制和边界条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 创业者的关系建立能力有助于创业风险承担,但对创业资源编排有抑制作用。

创业者对外部新关系的建立可以有效增强其创业风险的承担水平,因为新关系的建立能够引入更多新的资源,满足了创业资源需求,不过,此时对创业资源编排的需求则会有所降低。此外,由于对新资源的属性及其运用较为陌生,创业者及其新创企业难以快速、有效地对新、旧资源进行合理编排。

2. 创业者的关系协调能力对创业资源编排和创业风险承担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创业者对外部关系的协调能力越强,意味着创业者可以最大化地利用外部关系满足自身发展需要,也更容易在创业关系网络中获得较高的“位势”,进而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更加稳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创业者的风险承担水平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创业者可以利用在网络中的位置优势以及逐渐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去熟悉和准确引入所需的资源,更高效地进行资源编排。

3. 创业资源编排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但创业风险承担对创业绩效起到了倒 U 型影响。

对资源的合理编排与配置可以提升企业运营水平，从而获取更高的市场价值和竞争优势，因此，创业绩效也会得到提升。但是，创业风险承担并不能一直促进创业绩效，而是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创业者的风险承担水平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可能存在创业者过度自信的潜在问题，造成盲目投资等不合理的决策结果，这些会导致创业绩效的下降。

4. 创业激情正向调节网络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创业激情是创业者持续开展创业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创业激情越高，创业者越会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业活动中，更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网络资源来发展自己，因此，可以强化网络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效应。若创业者对创业活动的激情不高，当面临创业困境时会更为消极，不会去采取措施争取和利用外部资源克服眼下的创业困难。

（二）对策建议

1. 创业者需重视人脉关系投入，提高网络能力。

网络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创业者对网络中潜在机会和威胁的警觉性，并通过开展网络活动将竞争中的挑战转化为发展机会，实现创业绩效的提升。为此，创业者企业应当将构建和协调网络关系作为重要任务和目标，一方面，积极寻求建立新的合作关系，不断扩展关系网络规模，避免外部关系网络过于封闭；另一方面，需要合理解决利益冲突，并对网络成员进行评估和动态筛选，不断提高自身及新创企业的网络地位。

2. 创业者应努力提高对外部资源的利用能力和企业经营管理能力。

只有达到了资源编排以及风险承担的要求，才能将外部网络优势转化为创业绩效。因此，创业者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自身和企业员工的能力，例如，通过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开发员工的创造力，充分调动创业团队或企业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实现企业资金的效用最大化；关注市场动态和顾客需求，创造与客户沟通互动的机会，用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高市场声誉；重视创新，依靠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成长。

3. 政府需提供及时有效的创业扶持，激发大学生创业激情。

通过推进创业教育改革优化，提升大学生创业素质，使大学生创业者具备准确评估创业风险的能力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除了强调创业知识的学习以外，也要强调创业者对社交活动的重视。为此，可以开设一些能够增强创业者社交技巧和情商的课程和培训，帮助创业者提高社交能力。此外，还可以建设“创客空间”等平台，发挥众创空间自由交流、分享资源的特点，鼓励创业者通过与外界的交流互动，完善创业计划，提高创业创新活动的成功率。

参考文献:

[1]Heever T, Venter E..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s and Decision-making Orientation on Value Creation in Technology-based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es[J].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2019, 50(1):1-14.

[2]彭学兵, 王乐, 刘玥伶, 等. 创业网络、效果推理型创业资源整合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 (6):157-170.

[3]Nikiforou A I, Lioukas S, Voudouris I.. Network Structure and Firm-leve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The Role of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Network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0, 106(1):129-138.

-
- [4]Ma C, Yang J, Chen L, et al.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s Moderators[J].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20, 48(2):1-12.
- [5]Shu R, Ren S, Zheng Y.. Building Networks into Discovery:The Link between Entrepreneur Network Capabi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Discover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8, 85:197-208.
- [6]张璐, 侯雪茹, 王科唯, 等. 跨越关系无效的壁垒:企业网络位置动态构建机制研究[J]. 科研管理, 2020, (6):245-255.
- [7]张宝建, 孙国强, 裴梦丹, 等. 网络能力、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基于中国孵化产业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5, (2):39-50.
- [8]韩炜, 杨俊, 陈逢文, 等. 创业企业如何构建联结组合提升绩效?——基于“结构-资源”互动过程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7, (10):130-149.
- [9]陈逢文, 付龙望, 洪家瑶. 创业网络演化过程如何发生——基于“结构-行为”互动机制的案例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9, (2):211-224.
- [10]黄昊, 王国红, 秦兰. 科技新创企业资源编排对企业成长影响研究:资源基础与创业能力共演化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0, (7):122-137.
- [11]董保宝, 葛宝山. 新企业风险承担与绩效倒 U 型关系及机会能力的中介作用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 (4):56-65.
- [12]陈逢文, 冯媛. 新创企业社会网络、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9, (2):24-37.
- [13]白景坤, 丁军霞. 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的关系——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 (8):138-148.
- [14]Cardon M S, Glauser M, Murnieks C Y.. Passion for What? Expanding the Domains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sights, 2017, 8:24-32.
- [15]任胜钢, 舒睿. 创业者网络能力与创业机会:网络位置和网络跨度的作用机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 (1):123-133.
- [16]芮正云, 庄晋财. 创业网络对小微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J]. 企业经济, 2014, (4):84-88.
- [17]Lanza A, Simone G, Bruno R L, et 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Resources Acquisition and Divestmen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Italian “Serie A” Football[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4(2):145-157.
- [18]韩炜, 彭正银. 关系视角下创业网络的形成过程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6, (2):89-104.
- [19]Ferris S P, Javakhadze D, Rajkovic T.. CEO Social Capital, Risk-taking and Corporate Policie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7, 47(C):46-71.

-
- [20]张敏,童丽静,许浩然. 社会网络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5, (11):161-175.
- [21]杨隽萍,于晓宇,陶向明,等. 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创业风险识别[J]. 管理科学学报, 2017, (5):40-55.
- [22]Chadwick C, Super J, Kwon K, et 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in Practice:CEO Emphasis on SHRM, Commitment-based HR Systems, and Firm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3):360-376.
- [23]Sirmon D G, Hitt M A, Ireland R D, et 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Breadth, Depth, and Life Cycle Eff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5):1390-1412.
- [24]Cardon M S, Wincent J, Singh J, et al. The Nature and Experience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9, 34(3):511-532.
- [25]芮正云. 释放创业激情:城市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民工留城创业幸福感的影响[J]. 当代经济科学, 2017, (6):25-32.
- [26]尹苗苗,毕新华,王亚茹. 新企业创业导向、机会导向对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情境的实证分析[J]. 管理科学学报, 2015, (11):47-58.
- [27]Clercq D, Sapienza H, Zhou L..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c Posture and Learning Effort in International Ventures:The Moderating Roles of Operational Flexibilitie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4, 23(5):981-992.
- [28]Cardon M S, Gregoire D A, Stevens C E, et al. Measuring Entrepreneurial Passion: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Scale Valid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3):373-396.